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四　　經部

尚書三

曰若稽古傳若順稽考也順考古道而行之按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各有差甘露元年幸太學講尚書帝問曰鄭元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曰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說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按庾峻但言賈馬王肅不言孔傳今所傳孔傳正同肅解高貴鄉公旣受經於鄭冲博士卽與鄭冲相接苟如前疏所云冲有傳孔傳

之事何爲但近舉賈馬王而不援所祖孔傳耶
以親九族傳云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云上自高祖下至玄孫
凡九族馬鄭同疏引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皆據異姓有服鄭元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
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按
陳用之禮書云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
子爲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爲四
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
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然於母
之父母則合而爲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

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鄭又桓六年左傳杜註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此與夏侯歐陽義又別然據注數之僅八族豈以姊之子妹之子爲二耶然無姊妹或有姊無妹有妹無姊不成族矣孔疏云鄭康成同古尚書說與許慎異義今戴禮夏侯歐陽尚書說並殊按穎達於書疏云鄭不見古文於此又云同古文說前後太舛且鄭又未言此本於安國然則僞傳此義乃祖鄭耳鄭於儀禮多引古文則豈於書有不見古文者緇衣引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古文正同豈不見乎

平章百姓傳百姓百官　按國語觀射父之對楚平王曰民

之徹官百王公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樹按此引國語與今有異疑有脫誤

試可乃已　疏云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云云按疏中辨論如此類甚多似非無本之說隋志有魏晉諸人尚書答問及釋義疑疏取之又魏志高貴鄉公與博士庾峻問難亦及試鯀一條

疏虞史欲彰舜德歸過前人直以末季之編摩衡古聖之簡冊所云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已按曾子固有云唐虞之世其任事者豈特天下之士哉其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見處固自超然但此等駁難疑前人問答本自有之修疏人襲用之耳

朕在位七十載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按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舜典旣取王肅之注則此亦王肅之說矣皇甫謐或又本王肅而斟酌之

舜典　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按書序疑亦後人增入如古文堯典舜典分爲二伏書合爲一如本有此二序伏生何由合之然相如封禪文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注者云合堯典舜典爲三典東樹按史記漢書皆作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注言合六經爲七也先生此所引劇秦美新文未知是否据封禪文當時自有舜典而已亡矣序蓋其舊僞者取以冠此

耳其云歷試諸難必非此舜典事難當去聲

孟子舜往於田章趙岐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之說不云舜典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按亡舜典一篇者亡其傳并亡其經文其取愼徽五典以下王注續之以孔序有出舜典於堯典中之語

閩人鄭瑗井觀瑣言云孟子使舜完廩一段爲舜典之文余亦意其近是如史記引書多易原文爲詁訓之辭而此象鄂不懌等句亦然又孟子被袗衣二女果文疑皆出於舜典故史記亦有賜舜絺衣與琴之語而帝使九男二女一段及館甥於貳室事疑一徵於書故史亦有觀內觀外之說毛奇齡袒護僞書惟据史記以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似可信但按文勢前俱敘舜事則二十有八載二十三字以結堯典文勢似亦不佳此仍爲下文起耳史記想以舜在假典敘入堯而卽位後乃別敘入舜況五帝紀本合爲一篇豈似班固等分疆而別勝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釋文云此十二字是姚方興

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既云孔傳亡而又云十二字孔氏傳本無蓋第亡其傳而經文故存也經即今所分堯典之舜典既云王注而復云孔傳蓋當時取王注而名孔傳故從而名之

疏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愼徽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按此

釋文甚明自愼徽五典以下今所云傳乃取之王注自乃命以位上二十八字所云傳者不知何人之語方興亦僅上經文十二字不言有傳正義於此亦太憒憒若方興所上有全篇舜典孔傳陸氏無緣不見而反逐徐邈音王注本也隋志所云亦誤又此疏多云孔意云云是不知此傳取王注矣
釋文又云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昬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按造孔傳舜典者此自造經文云孔本愼徽五典本屬舜典而自加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馬王之注當亦云本孔傳其云采馬王者他人譬之耳航頭

買得者乃方興自云買得如孝經孔傳劉炫亦云王逸買得一本送王劭也不行用者不行所造孔傳及二十八字耳其分舜典於堯典猶同晉世猶從孔序之分而指伏生之誤也此可見僞書五十八篇當時亦闕一篇釋文又云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按元朗身經梁隋其言如此而穎達云方興以罪致戮事未施行至開皇中購求遺典又憒憒矣劉知幾史通亦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納於大麓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按史記作入於

大麓疑此孔氏之舊解也大錄萬機之政疑夏侯歐陽之說王莽所用之鄭王之說皆如此

肆類於上帝傳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按王云下二十一字蓋陸氏說刊本誤連於傳傳本取王氏之注安得復加王云也疏王肅云五行之神云云竟不知此篇之傳取王註矣

禋於六宗傳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按續漢志劉昭注引此注有六下作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引禮記文與此不同

疏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於六宗祀祖考所尊

者六三昭三穆是也按晉書孝愍紀建興元年九月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髦疏詳續漢志劉昭注

輯五瑞按漢書倪寬傳統楫羣元小顏引虞書楫五瑞以證臣瓚改楫爲輯之非則唐世本自作楫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按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云堯典趙岐於孟子引書俱云逸篇似見其文者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釋文阻莊呂反王云難也今孔傳訓阻爲難蓋此舜典本王肅注王本之賈馬又思文詩疏引舜典注云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鴻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此注自出於鄭則與王意同惟訓時爲是小異耳史記作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

黎民祖飢祖始也此既為今文說則鄭王為古文說矣此亦諸家見古文之一證也

五宅三居傳五居之差有五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疏引周禮王制有三處之別兼引鄭元之說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按分地遠近何不可從且四裔九州之外正難差別

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疏云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元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按虞掌山澤之官此本馬融注而王肅襲之者也据史五帝

紀已云於是以益爲朕虞漢書地理志及百官表敘俱有朕虞之官則此訓相承已久非王莽始有予虞之官也康成說未見其全其解朕虞不知與馬同抑以此爲官名耶其孔疏駮義似駮鄭解書之誤非駮異王莽也漢書以下乃孔引以駮鄭者如不審則溷爲康成所引矣

分北三苗傳分北流之不令相從釋文北如字又音佩疏云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按今書傳王肅之辭雖未明釋北之爲訓而詳其意似與鄭同疏釋爲背或非傳意蓋後人正虞翻之非乃有云古北背字虞翻爲別非疏乃竄其說以傅傳意耳疏又引王肅三苗之民

云云按舜典傳文取之王肅而孔疏所引王說其詳略小有異同豈當時取王注爲傳者或又有芟潤耶

大禹謨序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按此正是皐陶謨益稷之序耳以大禹謨羼入其中殊不合且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上篇語意分明相屬亦不可斷史記合之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舍已從人本孟子無告本孟子不虐無告即無虐惸獨也說苑君道篇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我寒之也疑即不廢困窮所本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按此明系孟子十有七載之文配合

以符五十載陟方之說耳

皐陶邁種德按莊八年左傳夏書曰皐陶邁種德杜注逸書也稱皐陶能勉種德邁勉也

念茲在茲按後漢文苑劉梁傳引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也按此卽本襄二十三年左傳觀引順事恕施可見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按賈誼新書連語篇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篇一罪疑則弗遂誅也一功疑則必弗信也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按漢書路溫舒傳引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吳志陸抗論救薛瑩疏亦引此文抗未見梅賾

書卽本左傳或溫舒語

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云云按克勤克儉影略論語卑宮室非飮食及盡力溝洫語耳不矜不伐不滿假影略聞善言則拜語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按此十六字宋儒以爲傳心之要思思危則難安句似如孔疏人心指衆人之心耳又孔疏云將欲明道必須精心然觀王僧達答顔延年詩精理亦道心道心善注引尙書但其語意似亦不符今傳又荀子解蔽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四句協韻今僞書改之爲惟惟精惟一二句見馬融忠經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按周語內史過引夏書同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按舜亦以命禹言其大旨符於堯命舜耳豈必襲堯成語耶

昆命於元龜傳昆後也疏云昆後釋言文按昆後用釋言解之可也垂裕後昆則將云垂裕後後耶

受命於神宗傳神宗文祖之宗廟疏云當舜之始祖傳意似以此神宗即舜典之文祖疏意似與傳不合且文句亦不順也

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按吳志孫權與蜀盟文三苗干度虞舜征焉

往於田四句按若果古文有此負罪引慝一語長息不待問

於公明高矣明此數語古文兩處見之作僞者抄取孟子爲
禹伐苗時益贊言耳
皐陶謨惇敘九族庶明勵翼傳謂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
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按蜀志先主傳上言漢帝在昔敦
敘九族庶明厲翼注引鄭注曰庶衆也厲作也序次序也序
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裴松之於宋世亦不用孔
傳
益稷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按僖二十七年左傳夏
書曰云云杜注尙書虞夏書也孔疏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
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舜至允征凡二十九
篇總名曰虞夏書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有十二師傳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疏引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引鄭元云云按詩頌設都於禹之績疏扶鄭而抑王而此又於鄭君相折挫且彼疏引書不云益稷而云皐陶謨在作疏者於詩書各守師說或此絀而彼伸或前與而後奪其立說固然然余意詩疏多本之前篇宗鄭學者而書疏本之費甝不必盡出冲遠一人也

禹貢　島夷皮服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疏云孔讀鳥爲島鄭元云島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按此經文島當爲鳥傳讀爲島耳漢書地理志顏注從鄭解

大野既豬按史記豬皆作都注引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按漢書作豬

泗濱浮磬疏引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按此語本康成尙書注史記集解取之

厥篚織貝傳織細紵貝水物疏引鄭元云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按傳誤甚鄭說是也蓋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至以貝爲貨幣實自夏始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殷盤庚曰具乃貝玉周顧命曰大貝在西房漢食貨志云秦并天下龜貝始不爲幣禹致貢在堯時猶未尙貝只作錦名爲是貝有元

黃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織言島夷以卉服來貢而其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

杶榦栝柏傳柏葉松身曰栝按栝說文爲炊竈木他念切禹貢栝柏初疑傳寫之譌栝當作檜不知栝正是檜也字書檜音膾木名又音栝引孔氏曰禹貢栝柏且爾雅說文皆云檜柏葉松身與禹貢注合則此栝字正當音括不從他念切奇字韻栝古檜字郭忠恕佩觿集以栝爲栝猶手部或以栝爲括云降或以詁爲話實相同也

導柯澤被孟豬史記作明都索隱音孟豬周禮望諸注望諸明都也正義按禹貢云道柯澤被明都

黑水西河惟雍州按汲古閣本此句下疏多脫誤其先黑水

而後西之下當是前一行而河計之河計二字王肅二字當
在次行西踰黑水之下本皆二字當在次行偏檢孔之下東
而二字當在次行雍州之之下河三二字當在次行故謂之
西之下爲東二字當在次行是河相對而西之下蓋刊者之
誤耳揆次後移則順矣

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疏云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
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
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
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
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氏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
也據此則王肅曾引孔傳或二十八篇原有孔傳如論語亦

有安國之注但不全耳其二十五篇則係作僞者薈萃而成其傳則又晉後僞撰

東爲北江入於海傳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按史記注引此傳入上有道字

溯南暨聲教按此爲舊讀賈暨跋開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引書亦從之

五子之歌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按左氏哀六年傳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杜注滅亡謂夏桀也今僞書謂太康杜無由見之杜注襄四年傳太康淫放失國或據史記耳又按水經注淇水云又北逕頓丘縣故城縣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

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然則五子之爲太康弟想亦仿五觀之言耳但酈道元云古文尚書者不知何本僞書以前既無此篇經文僞書既出又無五觀之語必當時別有五觀之說史記云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文與今書序同鄭康成云避亂於洛汭然則酈氏所謂古文尚書疑帝王世紀有之或酈所見即帝王世紀所云古文尚書道元不見古文也水經注此文前有引世紀說續漢志河南鞏縣劉昭注夏太康五弟須於洛汭引帝王世紀不引尚書而輿服志注引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云古文尚書蓋梁世此書固已行之故文心雕龍明詩亦云太康敗德五子咸怨皆據此僞書也

昭元年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於洛汭杜預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按禹貢僞傳云洛汭洛入河處孔疏河南鞏縣東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洛水又東北流入於河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又云昔夏太康失政爲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於是地矣然則洛汭在洛水之內洛表指何地傳洛水之表水之南疏五子待於洛水之北但太康都於安邑何必畋至洛表乎蓋失國被逐至此耳僞書乃有畋此之說也

疏云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按哀六年左傳孔子引夏書維彼陶唐帥彼天常六句杜注夏桀時非

不見史記不見僞古文耳且安知此所歌者何事安知太康不在其中耶安知不爲一歌而名以五子之歌耶如穎達之疏五子乃爲後世聯句和韻之作耶文心雕龍明詩太康敗德五子咸怨梁世僞書盛行不足據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夏書有之云云卽此三語怨豈在明又見蔡邕釋誨

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正義許愼彔王度記云天子駕六按王度記漢人書也公羊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不引尚書

允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杜注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余按史記但有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八字魯太史所引不知出於何篇想後出之書和合書序左傳而成之百篇之序疑傳者未必全而後來因有假託爲之但左傳太史引辰不集於房爲夏四月此又以爲季秋月朔者蓋當時左氏傳注或有以房爲房星之說而夏四月日月非集於房也故本月令加季秋月朔以圓融集房之義而作傳者不知季秋月朔正文已別於左氏自爲彌縫以房爲房星可也而仍襲杜注房舍之解是其謬也司馬彪續漢志云夏后之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乃征之與

史同又按平子言正月日食之禮大史則質其在正月者曰在此月遂引夏書云云而又申言之曰此月朔之謂也此月者孟夏之月也又申之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謂季秋之事乎若果夏書有季秋月朔大史正當引之以證其餘則不之言之非而乃引之爲周六月之證乎且見周禮正本夏禮孔疏引顧氏夏禮異於周禮是强通耳

援鶉堂筆記卷第五　　　　經部

尚書四

湯征　按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右史記云云當是湯征之文則孟子葛伯仇餉之文宜在此篇而僞書乃入仲虺之誥此自湯所身行之事何煩仲虺殫述至於其中頌德之辭正是魏晉人九錫之體耳至湯誥其文具在反不敢粉飾亦自恐其詞之不類耳

湯誓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傳鳴

條在安邑之西疏引鄭元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於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云云按後漢逸民傳野王二老注引帝王世紀曰按孟子舜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據此爲謐原文疑疏所引孔氏增改也大約孔安國之註舊有之但不全耳如論語注何晏亦云唯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然何亦多引孔注則經儒相承之學也疑尚書注亦爾零章斷簡本經儒

師承其文而作僞者遂羼補爲五十八篇之傳耳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按荀子解蔽篇云桀死於亭山楊倞注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余謂鬲疑近之蓋鬲同歷疑鳴條與三朡相近楊倞徒本晉後孔書耳當以夏殷紀定之今濮州之東南曹州之東北有歷山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按皇甫謐辨湯都非偃師引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征自葛始又見水經注汲水詩頌元鳥孔疏按是時古文尚未行於北學酈元何由引之疑所見尚書逸篇有此篇名及此句而作古文者亦本是耳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此本孟子孟子作東面而征三引書皆同又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

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按墨子兼愛引此作湯說疏云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云云數語見論語疏疏本皇侃之舊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按墨子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孔安國注論語墨子引湯誓辭並同墨子兼愛又引湯說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覽順民篇曰湯克夏而正天

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樹按先生凡於經子百家所引尚書及與書字句相類者無不甄錄意以證僞書之采獲薈粹以成經也今先生既無成書錄之轉無謂故多別記之不悉此編

伊訓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按疏中顧氏孔氏皆云踰月改元據其義推之殷建丑此十二月則建子之月湯以建亥之月崩於殷則爲十一月也是太甲元年僅一月其次月即正月即二年矣然則此一月名元年則并奪湯在位之十一月而爲太甲之元年乎如是則此建子之十二月爲一年至三祀十二月朔僅二十四月而湯崩於元年之十一月不知其日大約不及三十日則二十五月

且不足作傳者於太甲中篇何云二十六月耶且踰月改元借使前君於前月晦崩新君於次月朔即改元耶

按踰月改元惟此作傳者及顧彪孔穎達之說蓋律歷志所本劉歆之說以元年十二月乙丑爲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按志所引伊訓眞古文也律歷志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其所云誕資有牧方明方明即覲禮之方明也有牧即牧伯耳資疑同咨諮詢於羣牧并無冬至配天之文劉歆强引以證其說惜無通歷法者攷之今作僞書者或不循其說而惟元祀爾雅歲名商曰祀注不引伊訓十有二月乙丑者安知不倣史記如秦元年十月者乎惟作傳者以爲太甲即位即改元而并奪湯年

計數之十一月而與即位一月之太甲也如此弁不得云踰月改元乃追改先王之年也且使湯以十一月三十日崩即十二月初一即改元矣可乎蜀漢章武三年即改建興想前此諸儒有此說故遵用之然陳壽已譏之矣所云孔傳多王肅之學故二十六月亦同肅義如家語亦孔猛王肅私增改之大約王肅創之皇甫謐後逮孔衍之徒潤飾之

閻氏若璩云陳祥道禮書云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云與今書不同愚謂不特與今書不同并與今漢書亦多寫互異祥道所見似是別本範按此閻讀陳書不詳也陳上言祀方明為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

川丘陵舉則升壇以祀方明既而退方明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於壇而以載辭告之以辯證康成以祀方明專為盟誓者為非而祀先王於方明以祀上帝僅於漢志所引伊訓見之故撮略劉歆之說而著其異耳又或禮書方下有明字而刊本失之非必以劉歆之說並為所引伊訓之文也

造攻自鳴條按鳴條孟子作牧宮眞書文也史記放桀鳴條非造攻之地也此殆皇甫謐偽譔以實已說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按疏謂愛敬二事與孝經天子之章語意相近初不知為作偽大約偽書薈萃理語除逸書見於傳記者餘詞意多同

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按

墨子非樂曰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於官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黄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徒從飾樂也樹按字句訛誤不可讀

比頑童鄭語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馬融法經引之樹按忠經僞書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說苑厚恩引書曰德無細怨無小

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衣引此爲尹吉言先作天鄭注尹吉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按以天爲先乃鄭意改之豈知書本字云何而今書太甲

遂改先字矣又鄭注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書緣此遂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之語以足之矣

營於桐宮孟子言放太甲於桐公孫丑之言亦同似本書文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按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句未詳此元年者太甲之元年也十一月湯之十一月也鄭云踰月改年豈可幷奪湯在位之月而屬之太甲元年乎孔疏伊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十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但湯崩不知在十一月之何日未必在朔日核實計之僅二十四月有餘日耳不知何云二十六月計月不計日耶　疏云案此孔傳云二

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按疏論祥禫之制鄭王不同而以王肅同於孔傳不知僞傳本多王肅之學故二十六月爲同肅義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按孟子二處皆作活豈誤耶四語說苑敬愼篇引之

若陟遐韓退之黃陵廟碑云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按莊列有登假字此易升登而曰陟或見竹書而易字與莊子知之登假於道又擇日而登假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爾雅元良首也注不引書而云未詳樂記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馬融忠經所引文與僞書同

咸有一德惟尹躬及湯咸有一湯按禮記引此作尹誥豈誤

云太甲也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舊有此語其傳正本劉歆王肅之說呂覽諭大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盤庚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疏引束皙云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皙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範按束皙在西晉正見祕府古文作僞者不

知仍其故耳亳殷在河南按史記云洹河南治亳　疏云若
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
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
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按史記武乙去亳從河
北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傳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
安按無傲從康不必分爲私心之二盤庚蓋責其從康遂以
傲上耳
今汝聒聒釋文聒古活反說文聒作聒讙語也俗省作聒孔
光傳光議立中山王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
尚皆隱哉傳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疏隱括必是舊語

不知本出何書按按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待櫽栝然後直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櫽栝宥坐篇櫽栝之側多枉木他書亦多見之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按注亮陰爲信默而不從鄭凶廬當以無逸有乃或字居廬爲定禮不可言或耳論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其諒陰之云未必如孔注信默之解此云亮陰而去三年不言似亦依論語注而作又按晉書禮志杜預引周公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此蓋指無逸篇今作爲者知無逸之傳後於說命不可詳於前而略於後則於無逸削其文而於此但注陰默也杜預所稱之傳不知即孔傳否然預若見

古文說命上云亮陰三祀下又云既免喪則免喪在三年之後亦不援高宗亮陰爲短喪之据

既免喪其惟弗言論語孔子引古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解三年不言不云既免喪猶不言也此則暗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一句入之太甲篇以爲古之人則冢宰伊尹也然則此以傅說爲冢宰而三年不言以待之耶史記三年不言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此亦本論語爲說未必孔氏書云然若書本行孔子不說冢宰一句以釋滯矣且無逕言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未嘗云免喪不言也免喪不言自是增飾以示少別異於論語耳

爵罔及惡德幷黷於祭祀四句緇衣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

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範謂當以民字絕句不敬當爲卜敬殷人尚鬼故祖已亦有典祀豐昵之戒而此所云立而正事卽先格王正厥事也言不必勤於卜筮祭祀之事如上三言審行之卽卜敬矣作僞者從鄭讀又不見本文疑其文義不順分割而襲用之耳

舊學於甘盤甘盤見於君奭他未見矣安知甘盤之爲傅說非若孫叔敖之卽蔿艾獵申包胥之卽棼冒勃蘇耶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周禮師氏鄭注引說命曰遜志務時敏厥修迺來鄭注旣無說命篇目疑引禮記也

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傳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若如此解下當有闕文按乃字亦有難字義

公羊傳宣八年乃者何難也難曰其如台似亦通不然當作可字解言不可也

微子我不顧行遯傳言將與紂俱死太史公讀微子似以我不顧行遯爲不顧念舊都而行將遯耳與隋唐後所行孔傳異故以父師少師抱樂器而歸周非箕比也以少師爲比干此本王肅家語家語穎達注經多不信謂肅自增入之而遵孔傳則又不黜王說矣殷本紀宋世家眞安國之說也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按以一月爲十三年之一月此本強說不可通陳止齋春秋後傳云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於周官見之言月皆周月也於書見之又曰

泰誓十有一年一月戊午蓋追改舊序十三年春之訛說見章指範謂舊序無十三年春之文乃二十五篇之文耳又按漢志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與此不同然則作僞者據漢志以爲十有三年春之文而遂增易書序耳而作僞傳者欲彌縫其闕以一月爲十三年之一月不蒙十一年此不通文義之說也

焚炙忠良疏云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

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按史記都無此文乃出列女傳及帝王世紀耳其赤壤之田方千里見韓非子

天佑下民至予曷敢有越厥志本孟子天降改天佑惟曰其助改惟其克相寵之改寵綏去惟我在天下五字增易予字此句改孟子見聖人謙裕敬畏之德然纔改數字便非嚴肅之象且如其文與孟子引書之意乖矣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按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疑管子書引其言不必符其文蓋未有作誓而自偁武王者又見昭四年傳萇宏云云

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此用王制蓋天子將出始可類乎上帝武王於時未卽王位而遽爾眞不臣矣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今文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据杜此語則不見古文也若使當時有古文尙書杜無緣不見何妨質之曰古文尙書有之今文泰誓僞也何亦僅同馬融等姑致此疑而已乎且又不註逸書也周語單襄公引泰誓語同

受有億兆夷人四句意同上篇而中取論語一句大約僞書薈萃羣籍多作理語而泰誓三篇詞意亦重

我武維揚趙岐注此百二十篇之文然則云百篇百二十篇亦不一說

罔或無畏甯執非敵孟子王曰無畏節貞書文而今之泰誓易其文并改其義

若崩厥角此既不協孟子所引書何不改此一句想以孟子不云書曰耳甯執非敵百姓懔懔罔或無畏皆割截孟子用之不知孟子正引書也又班孟堅諸侯王表厥角稽首正用書同孟子又王融曲水詩序屈䣛厥角仍用趙岐孟子注亦不用孔傳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國策引作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賈誼新書連語引作斮朝涉之脛亦謂宋康王

牧誓髳微傳云在巴蜀疏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後漢南蠻傳云高祖觀巴渝舞曰此武王伐紂之聲也

昬棄厥肆祀傳昬亂按昬當同泯

弗迓克奔傳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釋文迓馬作禦禁也疏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按王肅注是

武成疏云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於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以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　範按孔於諸經注未有競施駁難如此疏者疑出劉光伯而孔仍之疏

云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推孔氏之意似以馬遷所云逸書十餘篇劉歆書十六篇皆以僞書名之不知古文前馬後劉皆所親見而律歷志又本歆所著而班氏承之乃指爲僞書可乎鄭康成又何嘗見唐世所行僞孔書之武成篇也故注禮記不以商容爲人名反商改及商觀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知古文尚書與皇甫

之世紀相比而成漢志乃眞武成孔穎達誣妄乃謂之僞
丁未至越三日庚戌朱彝尊云召誥顧命今文也書日之法
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
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
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閒一日越五
日者止閒三日越七日者止閒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
於周廟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
日矣史臣繫日不應一代互異如此余因朱氏之說以漢志
考之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庚申至癸亥除本則三
日也其引武成篇三月既死霸（既庚申三月）粵五日甲子除本則
四日也惟四月既旁生霸（乙巳）粵六日庚戌除本則五日也辛

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除本與四

日也武成已亡据漢志作武成而亦有失檢者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隊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

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節

語僞武成多用之雖有四語割入泰誓（樹按墨子語脫誤不可讀）

昭我周王爾雅釋詁注逸書曰釗我周王按逸書疑卽徐邈

之逸篇作僞書者亦本於此故易釗爲昭以同音也釋詁釗

勉也言相勉勸見周王也孟子作紹

罔有敵於我師疏史官敘事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

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按此疏想屬二劉之

筆故云我大隋唐時修此竟未刊削

前徒倒戈荀子儒効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成相篇亦有紂卒易鄉語賈誼新書連語云紂卒還刃鄉紂

血流漂杵傳血流漂舂杵甚之言按此節文蓋本荀子而飾其詞血流漂杵若如此武成所云孟子何以有疑孟子言漂杵正言多殺紂民耳今書武成正因孟子此疑改從荀子明眞僞書辭理不必盡粹而僞書亦不必不衷於道嘗采古書佳言美句疑亦非王肅皇甫謐孔衍諸人之所難者又[illegible][illegible]白起語作流血漂鹵甚之言此作傳者映望孟子耳不[illegible]傳者映望孟子準荀子改舊文矣

一戎衣天下大定按壹戎衣而有天下易爲天下大定定本
書定爾功克定厥家然天下大定非一戎衣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又愼大篇云立成湯
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淮南主術引書曰武王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
囚　武成次序本殷紀易表爲式用邵侯傳式智者之門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呂覽愼大篇周書曰武王於是復
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
宫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河西歸報

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大賚於四海論語周有大賚四句疑經之全文而采以誤書
乃別爲文耳

洪範序武王勝殷殺受按此語每見之令人張目而後人非
毀朱子者輒謂書序爲孔子作而朱子之不取書序爲非亦
已謬矣且序以序作書之旨勝殷殺受豈洪範應有之旨哉
安用此言爲也

初一曰五行一節疏云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
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
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
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

等一十八字八疑六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按史記無敬用農用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十四字

敬用五事　漢志作羞用五事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按傳語本應劭漢書注

無偏無陂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唐元宗改頗作陂釋文此音未詳何人所加疏稱偏頗阿黨是疏仍作頗也

衍忒疏云衍其義極其變按詩魯頌亨祀不忒鄭箋變也曹風其儀不忒孔疏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傳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疏釋箕畢諸義云云朱子云孔傳訓詁多用小爾雅

金縢　周公乃告二公按太公此時不就封於齊耶我之弗辟傳辟法也鄭康成解辟爲避又史記解我之弗辟正史公就安國問故而得其說者眞孔氏之說何嘗云辟法也後儒不從而從傳大約僞傳似浸淫左氏之學者用以解經耳襄二十年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定四年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然則管叔之爲王殺周公殺傳尙不一其辭而遽定曰周公親加刃於管叔乎武王殺受周公誅管叔雖孟子左氏言之有不卽人心者已况區區脊儒之說哉勿辨焉可也一則孝景所云食肉不

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一則鄭人爭年以後息者爲勝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按史記敘作
鴟鴞於作大誥及餽禾嘉禾之前而所以作鴟鴞者亦不著
其故於王亦未敢誚公句亦似不了之文何也
王與大夫盡弁傳皮弁質服以應天王莽傳予甚弁焉予甚
栗焉疑莽時亦有以弁爲驚懼之解
以啓金縢之書成王葬周公變禮而當天心此何書大傳之
說史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仍以啓金縢之書在公沒後何也
且此篇事蹟甚明史即敘事不無疎漏不應顯相牴牾如此
疑此篇出於孔氏而伏生今文猶有不備者與抑或有零簡
而後人編葺以成其首尾與

歸禾嘉禾傳亡　王莽傳引逸書嘉禾篇周公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閻氏若璩以爲王莽僞造余按歸禾嘉禾不見於史記及書記豈莽所僞撰樹按史但載篇名耳假王云云明係莽僞撰閻說當矣

康誥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按漢書地理志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顏師古以大誥之序當之然亦不同王若曰孟侯疏云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爲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余按孝經元行冲疏宋均春秋緯注云康成爲春秋孝經略說此尚書略說豈卽鄭志所云鄭所注中候大傳之類乎又按尚書大傳鄭康成傳

中有其目班志無之余疑卽所謂書傳略說也檀弓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就新注引易說孔疏凡鄭云說者皆緯侯也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易有五鹿充宗略說後漢孔奮傳作左氏說章懷注說猶今之疏也

酒誥　王若曰釋文馬本作成王若曰融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按漢志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又揚子雲云酒誥之辭

俄空焉今亦不知此二篇志所云脫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已具耶抑未具耶又云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則如成王若曰之類是也今說文猶有歐陽夏侯之說

乃穆考文王傳文王弟稱穆按弟疑次第

自洗腆致用酒傳乃自潔厚致用酒養按釋文洗先典反馬云盡也然則馬融不作洗潔之解

召誥　自服於土中按漢書地理志云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周於三代最爲長久

洛誥　無若火始燄燄按漢書梅福傳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洛誥詞然則唐本作庸庸耶

無逸　昔在殷王中宗按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
而不毀見商頌烈祖詩正義
其在祖甲傳湯孫太甲疏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元云祖
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
爲不義逃於人閒故云久爲小人按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
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
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寗當與二宗齊名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
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範按孔疏多糾馬遷之謬
至祖甲之賢著於周公豈得誤信史記以爲祖傳之據孔傳
自是晉後陋儒僞撰剽竊鄭王之說或是宗王學者欲依孔

爲難鄭之助故其說同於王者尤多

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　禮記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按今尚書正與鄭同說者云鄭不見古文此非古文耶

蔡仲之命序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父卒命子罪不相及疏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按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季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樹按罪不相及卽罪人不孥如傳所解殊非理也

周公以爲卿士按舉蔡仲爲卿士卽本左傳凡二十五篇命誥之詞前多敘明本事如此則已爲書序矣復有序是牀上

架牀也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朱彝尊云語見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告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伊誰之祖也

立政　其在受德暋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按以受德爲紂字傳之無稽如此

阪尹傳阪地之尹長按昭二十三年左傳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云伐尹則尹氏之尹也而云尹道與阪道對則

非以尹邑爲名邑從道爲名尹氏又以尹爲氏耳

周官　四征弗庭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按詩榦不庭方毛傳庭直也書傳蓋用毛說又隱十年左傳以王命討不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

君陳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按禮記引此無則繹二字今有二字於記多聞三語義意頗爲完備而記無之則君陳之本下文不知云何而僞作者但據此記遂添二字矣

顧命　王乃洮頮水傳洮盥頮面釋文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按虞翻奏康成解尚書違失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瀚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按今傳洮盥頮面蓋依馬融之解疑此注本王肅

嚚厲好賈馬而不嚚鄭也

一人冕執銳傳銳矛屬按張泌校漢書楊雄傳兗鋋合作鈗鋋許慎說文鈗字注引周書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泌按今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安國之時舊是鈗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

上宗奉同瑁按虞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云康王執瑁古冒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似鄭改瑁爲同故虞正之今尚書有同有瑁似既遵康成同字之訓而又仍存瑁也然所謂異同及太保受同又何指也

康王之誥史記亦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但康王爲證何以名曰康王之誥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爲二伯疏引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按禮記疏云詩崧高注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故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伯是也按今孔傳無此疑夏侯尚書鄭以二伯爲殷制又以二伯當唐虞之八伯則亦以王制爲殷制其八州八伯又云何也凡鄭注禮所云殷制多強說不可通殆無所本據旄丘詩疏鄭以爲八州八伯此州牧也每州之下又有二伯此州伯也

畢命　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疏云十二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

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乎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乎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範按孔疏直是盲說漢書律歷志悉本劉歆古文尚書表章亦自劉歆而云歆所見者爲僞乎或者康成時不復見耳此篇序與史記正同然則僞書自是附會序文爲之但不知史記所載悉史公原文抑以後習漢書者多習史記者少而其中不無羼入耶

史記魯周公世家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衞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乎何書者不以成周爲洛陽乎按洛誥序云召

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文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則謂洛陽近之朱子集中與潘子善書記檢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傳皇帝帝堯也按趙岐注孟子以皇帝爲天見盡信書章中

宮辟疑赦疏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按此與前易疏稱大隋誤沿舊疏也

費誓　釋文費音祕按史記裴駰集解及索隱並云尚書作粊此費字不知何時改

秦誓　若弗云來疏員卽云也據疏則經云當作員

如有一介臣疏孔注論語以束修爲束帶修飾此亦當然按論語無此注

援鶉堂筆記卷第六

詩經

正義序　故燕雀表啁噍之感按啁玉篇竹包切廣韻陟交切噍廣韻讀焦禮記陸德明讀啁張留反噍子流反

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内特爲殊絶按之字上下失一字東樹按阮氏校勘記謂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又云於其當作其於字誤倒耳又按凡校脫字誤字後來嘉善浦氏等有專書阮氏悉取入校勘記較更詳備自此以後如此等者不復錄惟于阮記偶遺者仍載之凡校書惟期於經有益足俾來學不必言之定出于己也彼此交盡無損割名固通儒尚實之志也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氏音義曰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

雅皆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範按漢藝文志作故小顏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

毛詩國風　釋文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詩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範按據釋文則此引六藝論詩譜加毛字云者並前儒之說不出於孔亦非二劉也

正義言國風者云云至幽非諸國之例也按詩譜不全不知

係孔疏刪取抑今本脫誤耶

鄭氏箋　隋志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後漢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傳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按此雖本於蔚宗而隋志亦多仍王阮志錄則此說相沿已久且范氏之書亦踵前史而成則未可疑之爲謬也詁訓傳已見漢志志本於七略　正義云云不及釋文詳審

周南召南譜　按范史鄭康成傳敘所著有毛詩譜而隋志不載有吳太常卿徐整毛詩譜三卷又太叔求劉炫注詩譜二卷今正義不知即采求炫之注否而求炫所注詩譜即康

成所著者耶但其詞語順帖頗與鄭公不類又詩譜序所云上下旁行其譜之者未知若何樹按釋文作太叔裘

詩序二關雎后妃之德也箋之德也舊說云云按此處箋疏相亂自之德也以下當屬疏義刊本並混

沈重云案鄭詩譜云云按此一段係陸氏釋文非孔疏刊本誤從傳箋混入又案如沈重所案今所傳詩譜亦不見此意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据釋文此言則今題箋字于序下者非也樹按惠定宇云据此則序中箋字唐以前所無又按今汲古本序下箋字多作傳字誤中之誤矣當由坊間翻刻之失非毛氏本然也

風風也教也釋文風風也並如字云云正義風訓諷也云云按孔疏風也及風以動之二風字並讀諷从崔徐諸人音義

與陸氏異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正義曰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義則六義皆名爲風云云範意此序亦後之經儒說詩一則耳其辭意頗踈不能分明而确切未必以風兼六義如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豈可專以化下刺上言之上以風化下單言風耳又曰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按此亦未必爾余疑主文者謂言在于此譎諫者謂意寄於彼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正義曰鄭答張逸云云按鄭孔皆强通此言詩具于國史之故耳豈云史臣爲之邪

兔罝序后妃之德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按鹽鐵論以兔罝爲刺小人非公侯干城腹心也見備胡

汝墳箋伐薪非婦人之事按鄭箋雖迂固若以王臣之妻例之得毋有是事乎

父母孔邇箋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按後書周磐傳注引韓詩辟君章句云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鄭箋不能爲疏遠者計未詳其意鼐按鄭意以疏遠比王室欲其君子隱避免害政與辟君意相反而詞意甚拙不如朱子以父母指文王爲文從理得姚鄭解皆衰世之意非二南文王之風矣

采蘋有齊季女鄭箋主婦設羹疏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鉶鉶

毛設於豆南是也按疏但取證設羹去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十字而此本又多一人字復一鉶字樹按本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毛設于豆南

羔羊素絲五緎疏云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裘知者鄭註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按此二朝字當作朔

騶虞按騶虞或云騶牙見褚少孫記東方朔事

燕燕以勖寡人按禮記所附釋文云畜毛詩作勖

擊鼓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疏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按王說朱子集傳用之毛傳語約孔何以知其非毛旨也

雄雉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按箋詩如此何其猥鄙之甚

莫黑匪烏今人于烏鳴悅鵲而惡烏按朱子詩傳莫黑匪烏云狐烏皆不祥之物未審朱傳所本箋疏但云狐類皆赤烏類皆黑以喻君臣同惡莫能別異而已

定之方中疏孫炎曰娵訾之口鄭則口開方按上口字次字譌鄭字衍從爾雅疏校

干旄疏別圖旗旐十二于後按當時疏復有圖可備異聞

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疏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

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按如□所云是經導天下以惡矣說經者當如是乎樹按此唐儒佞迴避太宗建成元吉事耳然亦由其讀史不審

著正義曰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按公羊隱元年紀履緰來逆女何休注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小戎陰靷鋈續正義兩軏又馬頸者按又乂誤軏當作軥樹按阮氏校勘記云閩本明監本毛板同浦氏鏜云邊乂誤扼又樹謂浦氏邊字之校本於左哀二年正義則乂頸當作約[illegible]

宛邱序刺幽公也傳大夫也鄭易傳同序按前書匡衡傳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太姬無子

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按此與地理志微異

豳譜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按歐陽詩譜補亡後序云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亾之不知所指何處文句其即此豳風譜耶樹按迎之之字蒲鏜校爲而字之誤

七月箋火星中而寒暑退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云云按吳志無此語王伯厚云孫浩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浩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觀此宋本已誤

晝爾于茅疏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按茅亦不知何以當蠶事之用毛無傳鄭以爾爲女疏遂合併順成其義耳

烝在桑野毛傳烝寘也鄭箋古者聲寘塡塵田同釋文音田又音陳一音珍

鴟鴞三章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云云按此釋傳下當有釋箋之文脫失樹按疏引王肅勤苦之語似即釋箋但失標題耳上節予手拮据釋傳下亦脫釋箋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正義云云按朱子集傳葢本晉語而姜所引西方之書懷與安之懷本不以證詩懷字而箋以魯語晉語膠滯遂有此說耳樹按正義釋傳曰此旣以每爲雖懷爲和卒章傳云雖有中和常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云云釋箋云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按阮氏校勘記先從正義釋箋謂鄭所據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經義雜記以爲王肅所加是也後又自駁云舊校非也毛於此云每雖懷和末章所云卽蒙此傳而言傳自作和箋易爲私未可牽合傳云每雖二字爲後人所

加鄭云中和謂忠信也也是鄭謂中和郎經之周絕非毛意毛以周也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爲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外樹按阮氏以傳每雖之訓前後相承非後人所加忠信在中和之外皆是也毛于雖于咨詢下明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于六德也其文明白如此是傳忠信爲周合咨諏謀度詢爲六德箋以中和爲忠信明與毛異正義鄭亦述毛殊憒憒也正義但云鄭所据本無每雖後人因下傳篇之言因而加之耳不明言何人也臧氏經義雜記直斥曰王肅亦無据

常棣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余按鄭此箋似與內外傳亦異外傳以爲周公作內傳謂召穆公作箋似言召康公爲周公作杜預之解穎達之疏欲和會爲一似不然耳至鄭答趙商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未必指此若召穆公誦古何煩鄭重說之爲此詩之箋乎

伐木丁丁箋云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此說已由疏又釋之謂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說詩者如此可謂詩之失愚矣

諸父諸舅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疏引覲禮禮記左傳公羊說云云又引曲禮五官之長曰伯伯父伯舅及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叔父叔舅之文引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　疏又云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王曰叔父者以齊桓晉文雖俱有

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齊太公受二伯命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故僖九年傳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唐叔受州牧之命以州牧之禮命文公而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成二年傳叔父克遂有功於齊也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是晉伯叔俱稱也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云云　余謂唐初非大國故稱晉爲叔父文公之時王室尚尊晉文猶名翼戴天子且初爲霸主故猶循其舊稱迨其後世作盟主其大夫益張而天子改稱爲伯父矣非必典禮之宜也且覲禮禮記伯父叔父爲大國小國之別亦非周時武王最長同姓皆叔父也故魯衛晉皆稱叔父至昭九年王乃易爲伯父此但迫於強大而更之耳豈可爲衷乎然

則覲禮禮記正春秋後之言耳　又余向疑諸侯有在子孫行而以父稱爲疑然以周之王世考較之傳中諸稱叔父者多後則亦無是嫌記更核之

南陔白華華黍按序明云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子夏時亡矣或此句爲傳耶

蓼蕭序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正義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云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故不同按徐州刺史荀文若詢康成海外避仇康成不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見周禮調人疏

是以有譽處兮箋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余按裳裳者華箋云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疏言常處此聲譽之美

菁莪錫我百朋正義漢書食貨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至直錢三文按今本並無文字

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箋鉤鞶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按左襄二十三年傳啟牢成御襄罷師注左翼曰啟

鴻雁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今泰誓文按疏當作今文泰誓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箋當爲刺厲王作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又曰正月惡襃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襃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

賢劖豔古今字耳以劖對姬劖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範按漢書谷永傳閻妻驕扇又云抑褎閻之亂小顏注魯詩曰閻妻扇方處然則鄭箋兼用魯詩此義由尊信緯書之故也又閻劖豔通如禮記而鹽諸利鄭讀閻爲豔也班倢伃自悼賦亦云哀褎閻之爲郵

大東無浸穫薪箋浸之則將腐溼不中用也按不中用見漢書（樹按此記卷）

楚茨既齊既稷箋云齊減取也疏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余按非訓齊爲減取也句疑誤正義似讀齊爲資而義從減取之齊（才細反）也釋文云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

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疏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時民盡力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余按鄭言助法既不從班志孔疏亦多施駁難然於中田有廬一節其不如志說之詳矣樹按志言有賦有稅賦謂公田什一稅工商衡虞之入也又曰稅給郊廟宗社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又曰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据此是鄭此箋正同班志仲遠雖為解說轉無當矣

甫田歲取十千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云云正義曰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云助則九而稅一貢則什一而稅一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

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旣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皆不可强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

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别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範按此疏自是孔氏之謬如所云則助當八而助一又無二十畝而廬舍則公田所入多二十畝以稅計之則公田於一夫之入較收十二畝半矣何云十一乎國中什一使自賦什而稅一文句自明不必援以什一而稅之也卽云二十畝爲廬舍亦無妨皆私之義家取十畝自治仍不礙同養之名也賈疏亦云鄭與諸家不異此言可據穎達之疏乃强通耳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疏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

疆竟余按欲報農夫以萬年之壽說亦難通

有渰淒淒興雨祈祈疏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余按興雲之誤顏氏家訓書證篇及之

都人士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襄十四年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齊魯詩久亡唐時僅存韓詩耳故疏云然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立故服以爲逸余按文雖有此說未可據依

言從之遊箋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按說經如此自可笑何至自殺以從古人乎

白華卬烘于煁箋我反以燎于烓竈釋文烓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說文行竈呂沈同音口穎反耿沆上何康瑩反[illegible]

顧野王曰井音譽烏攜音近二反樹按吾桐人語為訌罨先之轉音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疏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爲陽下陰之義今幽王何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按疏說如此鄙倍可笑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余憶儀禮昏禮疏賈公彥未援此舉唐事以明之

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

邦正義曰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受殷王嗣立之命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按正義以克耆在五年未稱王以六年伐崇始稱王爲得其實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旣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畔雖紂之愚非賓能釋也按此與歐陽永叔泰誓論相近而不同此自言受命稱王但不於五年耳

迺立皐門疏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諸侯有皐門也余按左氏作澤門之晳陸氏釋文云本或作皐門者誤也

思齋刑于寡妻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又書曰乃寡兄勗余按寡妻寡兄蓋當時有斯稱耳必以少有解之不成語矣

王赫斯怒箋云斯盡也疏解傳云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以箋義解傳非也釋文以毛讀斯如字則不爲盡怒解矣疏又解箋云文王欲侵三國徵兵於密按徵兵於密亦是疏意箋亦無之

行葦或獻或酢洗爵奠斝箋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曾子問孔疏按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婦交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爵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于賓之薦北所謂布奠于

賓也賓取爵奠于薦南所謂奠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眾兄弟訖長兄弟加爵于尸眾賓長又加爵于尸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所謂旅酬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于西北隅所謂陽厭又疏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此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此時尸得賓長獻爵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其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右仲子開孔疏如此然余據特牲三獻作止爵至賓受主人之酢似俱在室中至卒復位乃言堂上行事耳

板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余按沮渠蒙遜怒劉祥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疑憲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瑩按蒙遜事後魏書北史皆載但云怒校書郎此言劉祥記考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以形體順從之義同朱傳解夸爲大毗爲附言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按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是夸毗之義亦不與毛鄭同又陳君舉答朱子徵詩說書亦有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之語亦不用釋訓

崧高維嶽傳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正義曰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皆一山而

有二名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右疏文與爾雅疏全同又與左傳昭四年疏同余意爾雅疏本不盡出於宋代儒臣之手而釋山此一則疏或前人所舊有詩疏或襲取之蓋郭璞以潛之天柱本名霍山漢武

帝移南嶽之祀於此非衡山故名霍至武帝而移名於天柱也而疏引書傳及虞夏傳等似不從郭氏之說爾雅疏尤明故鄭疑爾雅疏爲舊說而孔詩疏春秋疏割取之反不完也要是爾雅疏抄孔疏而存是疑者以彼疏郭注及經兩行分明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箋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疏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按此與中庸鄭注不同禮記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

好是懿德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引書曰者泰誓文也按作疏者乃誤記皐陶謨爲泰誓

耶

清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正義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凡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按戰國策湻于髡言辭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閟宮致天之屆箋云屆殛按爾雅屆極也郭璞云有所限極逵機大將軍讌會詩文選善註亦引鄭箋作極此作殛未詳疑極殛字同而康成解為誅殛之義耳

居常與許箋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疏周公之有許邑

事見春秋常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常邑許田未聞也按如疏言許田事既見春秋何云未聞乎余意箋文重一許字上許乃與字之誤田當作由蓋言周公之有常許不知其由耳許田雖見三傳而確指爲成王賜周公者乃杜預之說也

令妻壽母箋僖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按僖公之母成風春秋所譏

商頌譜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疏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illegible]那爲首魯語文也余按史記宋世家言襄公之世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

作商頌蓋史遷紀事疎漏未足爲據

元鳥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按史記三代世表後附褚先生論所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邱水有燕銜卵墮契母誤吞而生契與毛傳異蓋褚少孫師王式爲魯詩所言商周始生事魯詩之說也史記本紀亦同鄭箋宗毛而從魯詩者以其說緯書有之故舍毛而從魯[illegible]（樹按魯詩說出乎信緯故也）

朱子集傳牆有茨中冓之言按漢書文三王傳谷永疏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晉灼曰魯詩中

篝夜也師古曰篝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候人首章何戈與祋註祋都律都外二反按祋字二反本陸氏釋文但都律諸韻書無此音今廣韻十四泰丁外反十三末丁活反前漢地理志祋祤小顏亦同二音

赤芾在股按芾字八未十四泰入物三韻泰韻讀芾

大東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按莊十年杜注譚國在濟南府平陵縣西南今歷城縣東南有譚城

大田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豳雅按朱子所分豳風豳雅豳頌本李宗齊之說王與之周禮訂義中具之

旱麓黃流在中註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按春官鬱人和鬱鬯註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然後鄭意似不以築爲百二十貫

文王有聲貽厥孫謀按孫鄭讀遜王申毛如字集傳從王

板多將熇熇按熇釋文徐許酷反沈許各反則郝乃字本音樹按此糾朱傳不應云叫音

載芟侯彊侯以註能左右之曰以按以與二字通此所云以即遂人之所云于予同與